

新書

十

漢書門			
二	五	〇	〇
一	九	〇	〇
四	〇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五	〇
九	〇	〇
函	冊	架
五	四	〇
架	冊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0
冊數	4 (4)	
函號	298	4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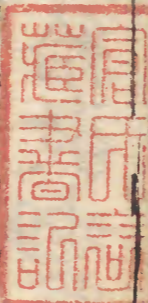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書卷第十

禮記卷第十



禮記卷第十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
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
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
聞之哀樂而哀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
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
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

左傳哀公元年昔
蓋盧食不二味
居不重席室不
崇壇器不彤鏤
宮室不觀舟車
不飾衣服財用
擇不取貨註不
崇壇平地作至不
起壇也器不彤鏤

此丹也鏤刻也寫
至不觀觀室榭
詩秦風虎韞鏤
鏤鏤應刻金飾也
又爾雅釋器鏤也
註刻鏤物為鏤又
金謂之鏤註治器
之名

矣居六月宗元公薨間一月叔孫婁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

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

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

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

與乎昔史佚有言曰動其莫若敬居莫若儉德

莫若讓事莫若資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

器無重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

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

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

居儉動敬禮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

不與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

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

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

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末王武王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

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
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
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
各遵其道故曰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
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象九譯而
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
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
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

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
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
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
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却錡却犢却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
加陵周單襄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却錡見
單子其語犯却犢見其語訐却至見其語伐齊
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

其君與三郟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疆
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人乎意故也對曰
吾非諸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郟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日以正體足以從
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体目不相從
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
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

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
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日以處義
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
慎也偏亡者有免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
可焉吾是以云夫郟氏晉侯之寵人也是族在
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郟伯
之語犯郟叔訐郟季伐犯則凌人訐則無人伐
則捨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

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君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止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嗚

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

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
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
以為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
而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
戶右太卜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
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音聲非禮樂則太師
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

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
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
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
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
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
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
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
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

周語宣王既喪
南國之師乃料
民於大原仲山
父謀曰民不可
料也夫古者不
料民而知其少
多司民協風終
司高協名姓註
司高掌登三賜
族受姓之官高
金聲謂人始
生吹律合之定
定其姓

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天下。母取於土。母取於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

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謔。獨處不侶。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纒之。四賢。傍之。成王有智。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

也。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匡。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靈王五十而弑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稱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享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

按史記殷本紀紂
囚西伯美里西伯
之臣閔大之徒求
美女奇物善馬
以獻紂紂乃赦
西伯西伯出而獻
洛西之地以請除
炮烙之刑紂乃許
之賜弓矢斧鉞使
得征伐為西伯而
用費中為政誣引
列女傳曰膏銅柱下

如之炭令有罪者行
焉輒墮炭中俎
已笑名曰炮烙之
刑索隱曰鄒誕生
烙一音洛又云見
蟻布銅丹足廢而
死於是銅烙炭炭
具下使罪人步其
上與列女傳少異

烙之刑而殷民徙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
至越王不遺久處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
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
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
知其然也管仲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為賢於桓
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
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
也管仲之所以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

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
瑕不肖而任事史鮪忠之數言遽伯玉而不聽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
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
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不置屍於北堂於禮足
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
易容而寤矣立召遽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
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已治史鮪之

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狎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疾。徒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

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何異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

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
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
聖帝壇執禮辭命世子曰度大祖太宗與社稷
於子者參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
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
與社稷太史出以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
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
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執明則

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為
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
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
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
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開尊敬而不讓其道
莫經於此疾此致後復以驕長子如此則親戚
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
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

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為古，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傳雜事

梁太傅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

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典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色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多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

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不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鳩鴉翱翔。闡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

隨夷溷兮，謂跖躅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兮，生之亡故。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辭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一鬱其誰語。鳳縹緲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龍衣九淵之神龍兮，物淵潛以自珍。偃蹇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之神德焉。遠濁世而自戒，使麒麟可係。」

而羈兮。豈云異乎太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可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繒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誼既為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鴟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

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意合音當作臆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

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霸世。斯游遂
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
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
大鈞播物。塊土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
遲速有命。為矢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
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音化為異

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太觀。物
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
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
士繫俗。僂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
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
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
止。縱軀委命。不私於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
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

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詩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踈闕。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

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等執數之於前因陳治
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使爲治勞智慮若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
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
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
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無極建久安之勳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
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
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
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
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止以易此夫樹國固必

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治。

黃帝曰。日中必斐。音衛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

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

工昂反切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

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

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

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

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
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
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
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及室之勢以豫席之也
諸公幸者適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
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
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
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
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䟽臣請試言其親者
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
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
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
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

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
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
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
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
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
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
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
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

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
理解也至於體音寬音髀音陸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
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
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
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

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
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
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䟽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
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
子之勿殖聽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
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
分地地及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
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聞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痛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跋古蹠字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兒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

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
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
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
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
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
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
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直讀曰倒縣而

已。又類辟

音足病

且病痲

音風病

夫辟者。一面病痲

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
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侯望烽燧。不得卧。將
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盭能治之。而
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
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
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
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緣在

也

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
為厲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
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
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緣履
偏諸緣服度曰加牙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
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褻及標頰者也古

謂之車馬裘其上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
為乘車騎從之象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
表薄紕之裏繞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
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
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
帝之身自衣卑練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
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一寒作飢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昂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貧婦立而醉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未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音輟寢戶之簾音窳奪
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
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
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
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

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
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
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
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
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
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
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

下卷九十一

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甚不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以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傳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提孩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
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

語一作言

所者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
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
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
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
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

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習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
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
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
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

忌作良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
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
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
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
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
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
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
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
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
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
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
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
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
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
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
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
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
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
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
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
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
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
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
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
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
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
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主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

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

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

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音馬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

今作今

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

讓

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叢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鬻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讓。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及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

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頌亡耻
集詬集胡結反詬音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
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
因而挺之耳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
便於此群下至衆則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
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
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
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
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
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黿纓盤水加劔造請
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
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盞而加也其有大

師古曰辨
古呼因

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掙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

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

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
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
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
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
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
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
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

大疆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
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
疆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諸侯
產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
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
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
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

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薪音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

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千移以北著之河淮陽

包陳以南捷鉅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

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并齊趙淮陽足以禁吳

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

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醜今

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醜

師古曰少謂
年少

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也
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
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
徙城陽王喜為淮陽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
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
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
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

臣聞
聖主
言問
其臣
而不
自造
事故
使人
臣得
畢其
愚忠

皇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
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
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
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
靡而已淮南雖小黠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矣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
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

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二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左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新書卷第十終

寬政四年壬子二月十二日與望城生對校一過了

倉裕士寬識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遷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奏疏論政事危言

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
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
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
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
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
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
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

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

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
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太傅此書始刻於有宋程給事再刻於我
朝陸郡守二百年餘止得此二公者都憲黃公
所謂寡寡知賞之難誠是也竊以為知賞之難
者正坐以傳之之不廣焉耳何者以都憲公該
博之學且生長於太傅所嘗居之地必至登第
拜官後始得此書而讀之况他人乎况生長於
他方者又豈得而易見之乎審如是則四方之
學者不獨不之見而亦恐未之聞也我

賢王殿下於講讀

祖訓之餘取是書而觀之知其有益於天下國家
而慮其傳布之未廣乃命工重刻樂與四方
共之其嘉惠後學之心不其至也夫昔

正德乙亥秋八月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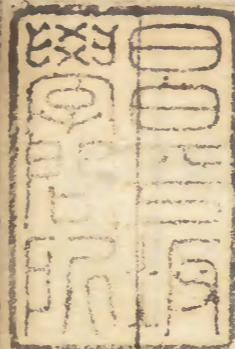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

吉府右長史前山東按察僉事刑部署郎中

古燕揚節謹跋



正德乙亥
吉府重刊



皇
極
印
信

享
和
癸
亥

